

鏡子魔術

三毛 主编

镜子魔术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宋碧云 译

华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刘万朗 徐顺生

封面设计:冯光美

版式设计:晨 风

镜子魔术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经纬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3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75-0218-4/I·59 定价:4.10 元

出版缘起

三三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利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的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而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

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第一章

范里多夫人在镜子面前倒退两三步，叹了一口气。

她喃喃地说，“喏，必得这样。”

又说：“珍，觉得还不错吧？”

玛波小姐以评鉴的眼光打量这件“兰凡奈丽”的新款服装。

“我觉得这件长袍美极了。”她说。

“马马虎虎。”范里多夫人说着叹了一口气。

“脱下来吧，史蒂芬尼。”她说。

灰发细唇的老女仆小心翼翼由范里多夫人的手臂徐徐脱下长袍。

范里多夫人身穿桃红色的缎子套裙，站在镜子前面。她的胸衣很精细。依旧玲珑的双腿罩着上好的尼龙丝袜。化了一层薄妆，又经常按摩，远远看去脸蛋几乎有点像少女哩。她的头发与其说是灰色，不如说是紫阳花的色调，梳理得十全十美。望着范里多夫人，很难想像她实际的年龄。凡是金铺能买到的一切，她样样俱全——何况她还节食、按摩并经常运动呢。

露丝·范里多以幽默的眼光打量她的朋友。

“珍，你想大多数人会不会猜到我年龄和你差不多？”

玛波小姐据实回答。

她保证说，“我相信一时看不出来。你知道，人家一看就知道我的年龄！”

玛波小姐满头白发，白里透红的面孔满是皱纹，有一双大真的瓷青色眼珠。她外貌像一个非常慈祥的老太太。没有人会说范里多夫人是慈祥的老太太。

范里多夫人说，“珍，我猜你就给人那种印象。”她突然露齿一笑说，“我也一样。只是方式不同。‘那个老女巫真会保养身段。’大家都这么说我。不过他们知道我是老女巫！老天，我像吗？”

她重重跌坐在缎面椅垫上。

她对佣人说，“好了，史蒂芬尼，你可以走了。”

史蒂芬尼收走衣服退下去。

范里多夫人说，“忠心的老史蒂芬尼。她跟了我三十几年。唯有她知道我的庐山真面目！珍，我有事要和你谈谈。”

玛波小姐身子向前倾。脸上现出倾听的表情。在昂贵旅馆的豪华套房中，她显得很不相称。她穿着邋邋的黑衣服，手提一个大购物袋，一举一动都像淑女。

“珍，我很担心。担心凯莉·劳丝。”

“凯莉·劳丝？”玛波默默回味这个名字。想起早年的时光。

佛罗伦斯的寄宿学校。她自己是皮肤白里透红的英国姑娘，来自天主教学苑。两位姓马丁的女孩子是美国人，语调怪怪的，作风坦率而充满活力，在英国姑娘眼中相当动人。露丝是个高个子，恳切，高高在上，凯莉·劳丝娇小玲珑，雅致，爱沉思。

“珍，你多久没看到她了？”

“噢！好多年了。至少有二十五年。我们圣诞节通过寄卡

片。”

友谊，好奇怪的东西！珍·玛波和这两个美国人。她们分道扬镳，但是旧情感一直存在；偶尔通通信，圣诞节问候一番。说也奇怪，两姐妹之中露丝住在美国，她和露丝反而经常见面——不，也许不奇怪吧。露丝像大多数同一阶层的美国人，四海为家，每年或隔年就到欧洲一趟，由伦敦赶到巴黎，转往里维拉海岸，然后回国，不管到哪里，都会找老朋友聚谈片刻。这样的会面不知有多少。在卡拉瑞吉，在沙佛，在柏克莱或杜契斯特。吃一顿考究的大餐，追怀往事，然后匆匆道别。露丝一直没有时间去拜访“圣玛丽牧场”村。说真的，玛波从来不指望她去。每个人的生活都各有节拍。露丝的生活是快板，玛波小姐甘于慢板的生活。

就这样，住在美国的露丝她常常看到，和她同住英国的凯莉·劳丝，反而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说来奇怪，却也很自然，因为住在同一个国家，没有必要和老朋友安排会面的事宜。我们总觉得迟早会碰面的。但是，你搬到不同的地区，根本碰不到。珍·玛波和凯莉·劳丝的道路没有交点。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露丝，你为什么替凯莉·劳丝担忧呢？”玛波小姐问道。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我根本说不上来。”

“她没生病吧？”

“她很娇弱——一向如此。我不觉得她比从前严重——想想她和我们一样，年龄也渐渐老了。”

“不幸福？”

“噢，不。”

不，不至于如此，玛波小姐思忖道。很难想像凯莉·劳丝不幸福——不过她一生必曾有过不幸福的日子。只是——

画面并不明显 迷惑——可能，猜疑，可能，但是极度的悲哀——不可能。

范里多夫人的话适时传过来。

她说，“凯莉·劳丝一向超脱于现实之外。她不知道世道是什么情景。也许我就是担心这一点。”

“她的环境，”玛波小姐说到一半打住了，摇摇头。“不。”她说。

露丝·范里多说，“不，是她本身。凯莉·劳丝一向是我们之间最有理想的人。我们年轻的时候，理想正合时宜——我们都有，对少女很合适。珍，你想去照顾麻疯病人，我想去当修女。后来便渐渐超越那些胡思乱想了。我想应该说，婚姻去除了我们的幻想。不过，大体说来，我从婚姻还获利不浅哩。”

玛波小姐觉得露丝的说法颇为适中。露丝结过三次婚，每次都嫁给大阔佬，每次离婚都获得一大笔财富，心情倒没有什么坏影响。

范里多夫人说，“当然啦，我一向刚强。不因外在事变而沮丧。我对人生没有多大的期望，对男人当然也没有多大的期望——我混得很好——也没有恶感发生。汤米和我还是好朋友，朱利亚斯也常常听取我对市场的意见。”她的脸色一沉。“我相信凯莉·劳丝让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你知道，她老爱嫁怪人。”

“怪人？”

“有理想的人。凯莉·劳丝对理想一向很着迷。当年她年轻漂亮，只有十七岁，睁着大眼睛听老葛布兰森提出他对人类的计划。他已年过五十，她还嫁给他，一个老嫖夫，又有成年的儿女——只因为他的博爱观念。她总是静静听他说话，

仿佛着了魔法。就像黛丝狄梦娜和奥塞罗似的（‘奥塞罗’为莎士比亚名剧）。幸亏没有坏蛋伊亚哥来捣鬼——而且葛布兰森也不是黑人。他是瑞典人或挪威人之类的。”

玛波小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葛布兰森的大名举世皆知。他靠精明的生意头脑和完美的诚实信用赚了很多很多钱，唯有博爱才能处置这笔大财富。这个姓名至今还很重要。葛布兰森信托基金、葛布兰森研究委员会、葛布兰森行政救济院，最有名的是员工子弟的大教育学院。

露丝说，“你知道，她不是为钱而嫁给他。如果我嫁给他，一定是贪他的财富。但是凯莉·劳丝不然。他若不在她三十二岁那年死去，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三十二岁对寡妇来说是一个很美妙的年龄。她有了经验，但她还有变通的能力。”

老处女细细聆听，轻轻点头，暗自回想她在“圣玛丽牧场”村认识的寡妇们。

“凯莉·劳丝嫁给强尼·雷斯塔利克，我真的很高兴。当然他是看中她的财产才娶她的——就算不完全如此，反正她若一文不名，他绝不会娶她。强尼是一个自私爱享受的懒骨头，不过这种人比怪人安全多了。强尼只想过舒服日子。他要凯莉·劳丝上最好的服装店，买游艇汽车，陪他吃喝玩乐。这种男人真安全。给他舒服和奢侈的享受，他会乖得像小猫，令你神魂颠倒。他的布景设计和剧本，我从来不当真。凯莉·劳丝却感动极了——觉得是一流的艺术，真的把他逼回旧日的环境，结果那个可怕的南斯拉夫女人逮住他，把他拐跑了。他并不真心想走。凯莉·劳丝若肯等，而且懂事些，他会回到她身边。”

“她很在乎吗？”玛波问道。

“说来有趣。我不相信她在乎。她的态度和蔼甜蜜——她

就是那个样子，她生性宽和。一心想离婚，让他和那个女人结婚。还建议他和前妻生的两个男孩子住在她家，因为对他们比较安定。可怜的强尼——他非要那个女人不可，两个人度过六个月可怕的生活，害他气冲冲开车出门，摔下绝壁。大家说是意外，我想是发脾气的关系！”

范里多夫人停下来，拿出一面镜子，细细端详她的脸蛋。她拿出眉毛钳，拔下一根毛发。

“接着凯莉·劳丝就嫁给这位鲁易斯·西罗可。又是一个怪人！一个有理想的人！我不是说他用情不专——我想他忠贞不二——不过他一心想改善生活。你知道，除了自己，谁也改善不了什么。”

“我怀疑。”玛波小姐说。

“当然啦，这种事情有流行风尚，和服装差不多——老天，你有没有看见‘克丽丝汀迪奥’公司要我们穿什么样的裙子？我说到哪里了？噢，对了，风尚。喀，博爱行为也有风尚的。葛布兰森那个时候是教育。现在不流行了。国家也插上一脚。每个人都自觉该受教育——得到了，却看得一文不值！少年犯罪——今天最猖獗。这一切小犯人和潜在的罪犯，大家都为他们疯狂。你真该看看鲁易斯·西罗可戴一副厚眼镜，眼睛闪闪发光的樣子。为热诚而发疯！他是意志力超强的人，只吃一根香蕉和一片吐司度日，将所有精力投入一个目标。凯莉·劳丝竟全盘接受——她一向如此。但是我觉得不妙，珍。他们开了几次基金信托人会议将整片房产翻修，实现这个新观念。现在是少年犯的训练所，还请了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鲁易斯和凯莉·劳丝就住在那儿，四周全是小伙子——也许都不太正常。放眼尽是职业治疗家，教师和狂热分子，半数疯疯癫癫的。他们全是怪人，我的小凯莉·劳丝就置身其

问！”

她打住了——无助地盯着玛波小姐。

玛波小姐用困惑的语气说：

“但是露丝，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担忧什么。”

“我说过，我不知道，我担心的正是这一点。我刚到过那儿——搭飞机去看她。我一直觉得有点不对劲。那气氛——那房子——我知道我没有看错。我对气氛很敏感，一向如此。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我在大跌价以前，劝朱利亚斯把混合谷物卖掉？我不是做对了吗？是的，那边有点不对劲。但是我不知道原因或详情——是那些可怕的小犯人——还是家里。我说不出是什么。鲁易斯只为理想而生存，别的事情一概不管，上帝保佑，凯莉·劳丝却只看到可爱的画面，听到可爱的声音，怀着可爱的思想，其它的——一概不接受。人却不实际。世界上真的有恶人恶事存在——珍，我要你马上到那边，查明是怎么回事。”玛波小姐大声说，“我？为什么要我去呢？”

“因为你对这一类的事情有直觉的识别力。你一向都有。珍，你看起来温柔又天真，其实什么都吓不着你，你始终相信最坏的一面。”

“最坏的往往成真。”玛波小姐喃喃说道。

“你怎么将人性看得那么糟糕，我实在想不通——你住在甜蜜安详的村庄里，那么古老而纯真的世界。”

“露丝，你没在村子里住过。纯真而安详的小村庄，发生的事情会让你吓一跳。”

“噢，也许吧。我认为你不会吃惊。所以请你到石门庄园去看看什么地方不对劲，好不好？”

“不过露丝，这很难办哩。”

“不，不至于。我彻底想过了。请你别生气，我已经安排

好了。”

范里多夫人停下来，担忧地看看玛波小姐，又点了一根烟，然后紧张兮兮地提出说明。

“我相信你会承认，战后收入不多的英国人日子很难过——珍，也就是像你这一类的人。”

“噢，确实不错。要不是我的外甥雷蒙好心接济，我真不知道要栖身何处。”

范里多夫人说，“别管你的外甥。凯莉·劳丝不知道你外甥的事情——就算知道，也只知道他是作家，不知道他是你外甥。我对凯莉·劳丝说过，珍的日子很凄凉。有时候简直吃不饱，当然又不肯向老朋友求援。我说我们不能捐钱给她——不过若能在可爱的环境中长住，有老朋友和充分营养的食品，无忧无虑——”露丝·范里多停了半晌，然后断然加上一句，“现在——你若要对我发脾气，请便吧。”

玛波小姐有点吃惊，睁着一双瓷青色的眼睛。

“不过我为什么要对你发脾气呢？这个办法很巧妙很合理嘛。我相信凯莉·劳丝一定有反应。”

“她要写信给你。你回去就会看到那封信。说真的，珍，你不觉得我太放肆了吗？你不介意——”

她迟疑半晌，玛波小姐巧妙地说出心里的念头。

“以不太真实的藉口，到石门庄园受人接济？若有必要——就没有关系。你认为有必要——我也有同感。”

范里多夫人盯着她。

“为什么？你听到什么传言了？”

“我没听到什么。只是根据你的信念。露丝，你并不是爱幻想的人。”

“不是，不过我没有确切的依据。”

玛波小姐若有所思地说，“我想起一个星期天早晨，大家在教堂做礼拜——那是耶稣降临节的第二个礼拜天——我坐在葛蕾丝·兰宝后面，愈来愈替她担心。你知道，一定有问题——严重的问题——却说不出道理何在。一种极度不安的感觉，非常非常肯定。”

“是不是真有问题？”

“噢，是的。她父亲。她父亲是海军老将，有一段时间精神不正常，第二天他拿着炭锤追打她，说她是反基督徒冒充他的女儿。他差一点就把她打死。大家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她住医院好几个月，身体终于复元了——不过真危险。”

“头一天在教堂你真的有预感？”

“不能叫做预感。有事实根据——虽然当时认不出来，通常都有迹象可寻。星期天她将帽子戴反了。其实有重大的含意，因为葛蕾丝·兰宝是非常古板的人，根本不糊涂或精神恍惚——她居然没发现帽子戴反，就上教堂，这种情形十分有限。你知道，是她父亲向她丢一块大理石镇纸，把镜子敲碎了。她抓起帽子，往头上一戴，匆匆出门。一心想保持整洁的外观，不让仆人听见什么。你知道，她说这些行动是‘亲爱老爸的海军脾气’，没想到他的脑筋有问题。她早就应该看出来才对。他一直向她诉苦，说有人监视他，有仇人要害他——其实这都是常见的症状。”

范里多夫人必恭必敬望着她的朋友。

她说，“珍，也许你的‘圣玛丽牧场’村不是我想像中的田园净地。”

“吾友，人性到处差不多。大都市不容易密切观察，如此而已。”

“你肯去石门庄园？”

“我会去白门庄园。对我的外甥雷蒙也许有点冤枉。我是说，让人家以为他不肯帮助我。不过他到墨西哥六个月。到时候事情应该过去了。”

“什么应该过去？”

“凯莉·劳丝不会请我无限期住下去。三周，或者——一个月。那就够了。”

“你可以查出什么地方不对劲？”

“我可以查出什么地方不对劲。”

范里多夫人说，“老天，珍，你真有自信，不是吗？”

玛波小姐微微露出责难的表情。

“你对我有信心，露丝。至少你这么说过……我只向你保证，我尽量不辜负你的信心。”

第二章

搭车回“圣玛丽牧场”村以前（星期三是回程特别减价的日子）玛波小姐先收集一些资料，态度认真而冷静。

“凯莉·劳丝和我固定通信，不过大多是圣诞卡或明信片。露丝，我只想听听几件事实，还有我在石门庄园会碰见哪些人。”

“好吧，你知道凯莉·劳丝嫁给葛布兰森。起先没生孩子，凯莉·劳丝耿耿于怀。葛布兰森是一个老鳏夫，已经有三个成年的儿子。最后他们收养一个小孩。取名琵琶——一个可爱的小女孩。领养的时候，她才两岁。”

“她是什么地方人？出身背景如何？”

“珍，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也许听说过。大概是收养协会吧？或是葛布兰森听人说起的一个弃儿。怎么？你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吗？”

“噢，人总想知道事情的背景。请你往下说。”

“接着凯莉·劳丝发现她怀孕了。我听医生说，常常有这种事情。”

玛波小姐点点头。

“我相信如此。”

“总之，真有这回事。说也奇怪，凯莉·劳丝竟有点惊惶失措，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吧。若是早一点怀孕，她真要乐

昏了。但是此刻她全心爱琵琶，竟为这意外的喜讯而对琵琶感到歉疚。蜜德蕾出生了，长相真不讨人喜欢。像葛布兰森家人——他们高尚可靠——但是外貌很丑。凯莉·劳丝一直想公平对待养女和亲生的女儿，我想她反而有点溺爱琵琶，冷落了蜜德蕾。有时候我觉得蜜德蕾很愤慨。不过我不常看到她们两姐妹。琵琶长成一个美丽非凡的女子，蜜德蕾则相貌平庸。艾利克·葛布兰森去世的时候，蜜德蕾十五岁，琵琶十八岁。琵琶二十岁那年嫁给一个意大利人，圣西凡尼诺爵士——噢，一个如假包换的爵士——不是冒险家之流的。她被视为富家继承人——当然，否则圣西凡尼诺不会娶她。你知道意大利人的作风！葛布兰森为亲生女儿和养女留下同等数目的信托基金。蜜德蕾嫁给一位姓史屈特的牧师会会员——人很好，但是有鼻炎的毛病。比她大十岁或十五岁左右。我相信他们过得很幸福。

“他一年前去世，蜜德蕾回石门庄园和母亲同住，不过我说得太快了，跳过了另外一两桩婚姻。现在我回头说起。琵琶嫁给意大利人。凯莉·劳丝很满意这桩婚事。吉多·圣西凡尼诺风度翩翩，外貌俊美，而且是一流的运动员。一年后，琵琶生下一个女儿，难产去世。这是可怕的悲剧，吉多·圣西凡尼诺很伤心。凯莉·劳丝经常在意大利和英国之间赶来赶去，她在罗马邂逅强尼·雷斯塔利克，与他结婚。那位爵士又再娶了，他乐意将小女儿交给阔外婆带到英国抚养。于是他们都在石门庄园定居，包括强尼·雷斯塔利克和凯莉·劳丝夫妇，强尼的两个儿子亚历和史蒂夫——强尼的前妻是俄国人，还有小外孙女姬娜。不久蜜德蕾就嫁给了她的牧师夫婿。接着强尼姘上南斯拉夫野女人，凯莉·劳丝和他离婚。那两个男孩子假日还到石门庄园，对凯莉·劳丝十分敬爱，我